

庶民

THE COMMON PEOPLE



王泓卫 / 著

天下有道 庶民不议

小说是人民的秘史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庶民

THE COMMON PEOPLE

王泓卫 / 著



天下有道 庶民不议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庶民 / 王泓卫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5399-6228-3

I. ①庶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4178 号

书 名 庶民

著 者 王泓卫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特约编辑 孙天龙

文字编辑 王奕翔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39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228-3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
江淮之水从四面的水关流进楚潼，龙舌津、百花洲、莲花六十荡还有更远一些地方的菜农和渔家，一早就载着果蔬鱼虾进城，沿着纵横小城的市河，一边行船一边叫卖，圆润悠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
市河的两边全都是滨水的老屋，楚潼人称它“水阁子”。老屋人家多半是手艺人或是做小生意的，朝着街面开着一两间作坊或是商铺，从早到晚忙着自家的营生。枕河而筑的这些水阁子，青灰山墙，黛黑水瓦，褐黄木作，错落有致的排列，透出了特殊的韵律，碧波绿柳映衬下显现出别样的风情。

在河港交织的水面上穿行，每到一个岔口，必有一座古桥。众多古桥中，数市河上嘉靖年建成的“状元桥”最有气势。桥顶正中有一方台，上立一座凌霄亭，檐下悬一书有“宰相里”三字的金字匾额。方台两边铺着几十级阔大的石阶，桥拱下的侧壁上凿有佛龛，供着石刻的佛像。桥台两边的两层木构楼阁，全都是排门榻扇，雕花棂窗。这一带是楚潼老字号商家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四乡八镇的人进了城，都要来逛一逛。

状元桥往西五六十步是明朝翰林大学士卢玉璋的故居所在，人们习惯地称它“卢府”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卢府大院除了高大的门楼和两个大石鼓，原本的痕迹只剩下正对大街的那段水磨砖照壁。

卢府的景象有点像是小城的缩影，上百年国运不昌，楚潼十二名胜中的多数已经湮灭，抗战时期一场惨烈的攻城战，令小城四面的城墙更加颓败，城里一些地方也已经失去它原先的肌理。

进入和平建设时期，生活重回安定，战乱和动荡在楚潼百姓的记忆中渐渐远去。

2

东大街上，由东往西来了五六个年轻人，拖一辆板车，在卢府大院门前停下脚步，将一对大门卸下就往板车上搁。正在门口等人的一个老妇见了，忙上前问话，“你们……这是干什么？”

年轻人回答，“红专大学的，食堂里缺柴火，上边叫我们过来的。”

问话的老妇是卢翰林家的后人卢奶奶，一听这话，立马和年轻人理论起来，“红专大学食堂缺柴火，也不该到这儿来卸大门啊，这可是院子里二十来户人家早晚的一个关拦。”

“我们也不知道。”看上去像是领头的那个学员一边说一边挥手让他的同伴走人。

卢奶奶伸手握住车把，高低不依，街对面有人也发了话，“这可不妥！学校缺柴火，怎能随便卸民宅家院的大门用？”

领头的学员循着声音转身，身着长衫，童颜鹤发的一个老人正站在自己身后，见他一把长长的胡须胸前飘动，心里便有了几分敬重，“老先生，这件事，不是我们自作主张，是领导……”

“这事情没半点道理，做不得的。”说话的这位老人名叫黄继民，天则居私塾原先的坐馆先生，他站出来这么一说，几个年轻人都发了愣。

说话的当儿，卢府大院门前又有人拉来了四五辆板车，七八个年轻男女，风风火火地忙着将车上的家什朝地上卸，一边忙着一边问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：“杨师傅，往哪个门里搬？”

“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等我家老的，还有几个小朋友过来，我们一起往里搬。”答话的汉子，身材高挑，额上虽有些谢顶，但生得堂堂正正，见大门前站了一些人正在理论，内中有两个年轻人有些眼熟，趋步向前问了一声，“你们这几位是红专大学的吧？”

红专大学的学员，认识这个给他们上过实习课的人，停下手来和他打起了招呼：“杨师傅，你在搬家？”

“是啊，玉带河那边不正准备拆迁嘛。”

黄继民一看，眼前这位杨师傅是自己原本熟识的一个人，上前一步，“恭清兄弟，今天凑巧，不曾想到在这街头之上和你碰面。红专大学缺柴火，这几个少年人今儿到这边卸大门来了，卢奶奶不依，正跟他们打着交道呢。”

看着眼前的情势，这位杨师傅也有些纳闷，好端端的一副大门，怎么说要拉去当柴火就拉了？想了一想，客气地向领头的学员开了口：“跟你们商量，这两扇门今天就不要动了，改天我去和总务处说一声，行不行？”

“这位师傅说得在理，你们听他的吧。”围观的人群中又有人发话，说话的也是个上了年纪的，穿一套整洁的中山装，头发虽已花白，人却很有精神，看模样像是个教师。刚才一阵子，他一直在旁边看着，这会儿也站出来表了态。

三个老人不依，杨师傅又发了话，几个学员再没什么可讲，将搁在板车上的两扇大门抬下，放在地上走了。

“我们把这两扇门先上起来。”杨师傅话音刚落，随他而来的几个年轻

人三两下就将大门装回了原来的位置。卢奶奶在旁边连声道谢，黄继民朝杨师傅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走向街南的那家毛笔店。教师模样的老者望着高出他半头的杨师傅，“今天承蒙你帮忙。”

“老先生不要客气。”

“我们对识一下，我叫韦今逊，也是这里头的一个住家。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杨，杨恭清，水泵厂的钳工。我家那边准备拆迁，今天搬这边来了，今后还请韦先生多多担待。”

“没话说，没话说的。杨师傅，听你这口音，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我是本地人，口音有点杂是吧？”杨恭清笑着回答，“我生在楚潼，十来年前去了南京，在父亲做工的江南机器厂当学徒。四六年协新米厂买了那边一台大头车，没人会开，我跟师傅一起过来帮他们，之后就再没到江南去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不耽误你了，先忙着搬家吧，等你家安顿好了，改天再到府上拜望。”韦今逊礼貌地朝杨恭清挥了挥手，转身离去。

杨恭清的妻子宗景云，这会儿带着两个儿子，夹着几个包袱，已经过了楚贤阁，正朝卢府这边匆匆而来，杨恭清的父亲搀着小孙女，快步紧跟其后。

杨恭清一家原本住在益恭牌坊附近紧挨着玉带河的一进老屋，眼下县里正准备拆房子造马路。上个星期天，大徒弟帮他在卢府大院寻了个院子。前一天晚上，杨恭清过来和房东签了租房的契约，今天利用休息日，几个徒弟一阵风似的帮他把全部家当拾掇了过来。

杨家要住的是卢府东边由南往北第二进的一个院子，一溜边三间外带个厢房，一大一小两个院子。房子虽然旧，门窗隔扇却都整齐，堂屋里铺的螺泥砖，房间里更是天花地板。这样的环境，一个月的行租才三块钱，杨恭清当然是一拍即合。

一阵子工夫，几板车拉过来的东西全进了院子，杨恭清和徒弟们一件件往屋里搬，几个孩子碍手碍脚地挤在屋里凑热闹，与其说帮忙，不如说添乱。杨恭清在靠近壁板的地方放了张板凳，招呼父亲先坐下，掉头对大儿子吩咐，“俭平，这儿没你们的事，带俭民俭虹两个人到院子里去转转，过半个钟头再回来。”

杨恭清的父亲杨良成在家排行老四，熟悉他的人都喊他四爷爷，见几个年轻人忙里忙外地在帮儿子媳妇收拾，自己一点也插不上手，站起身来对儿子说：“恭清，这边我帮不上忙，坐这儿反而碍人的事，我也出去转转。”

3

正对大门的照壁后面有两亩地大小的一个园子，长满了各色花草，东西五六间屋的面宽，四面用碎砖垒着二尺高的矮墙，围了一圈竹篱笆。篱笆墙上朝西开了扇小小的竹栅门，正对门那个院子是卢奶奶的家，和她相依为命的是她的孙子，如今在楚潼师范读书的卢小凡。

杨家小兄弟了无兴致地围着园子转了两圈，停下了脚步。小俭虹已被园子里的花草深深吸引，站在篱笆墙外入了神。正在园子里劳作的卢奶奶见外边站着几个小孩，知道是新搬来的杨家人，忙招呼他们进里去耍耍。

小俭虹看这问那地说个不停，卢奶奶拉着她，眉开眼笑地朝兄弟俩招手，刚到近前，卢奶奶就忙着给他俩介绍，“杨家小相公，楚潼城这么个院，那么个府的，靠近二十家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拾掇得清清爽爽的，县人委后身那个金家花园，地方比这边还要大些，竹子长得盛，我这边，着重是花草儿。”

望着成群的蝴蝶，小俭虹一个劲地在称赞，“这儿好，这儿好！这儿漂亮！”跟在她后边的两个哥哥却没什么回应，这当儿，兄弟俩还惦记着原先的那个家，惦记着自小就很亲近的玉带河边，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妈妈常对他们说过的那句话：水是有灵气的，在清流水边长大的孩子，也是有灵气的。新来乍到的这两个小人儿，全不知四面青砖黛瓦中的这小园子，其实是小城难得的一簇绿。

卢奶奶领着兄妹仨在园子里转了会儿，又去了自家的小院，一人抓了一把山药果儿放在几个孩子手中，到末了，还摘了几朵凤仙花，轻轻插在小俭虹的口袋里，“回家让你家妈妈帮你染几个红指甲，很漂亮的！”小俭虹听了这话，乐得一个劲地在拍巴掌。

卢府在楚潼众多的大院中规模不算最大，却有它独特的个性。卢家的后人大都是读书人，子孙中不乏有求取功名有所成就的，历代子孙对卢府大院都曾有过增修扩充的一些营建活动。咸丰年起，卢府家道中落，房子悉数典了出去。光绪初年，卢氏玄孙卢明生做生意赚了银子，经手赎回了三四成。那时候，多数的老屋虽仍是外姓租住，卢府的格局却大体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一直延续到当代。

小园子的西北角上有座小楼，高大石阶，清水砖墙，西式窗套，令它在卢府大院中显得与众不同，房屋的主人就是刚才在大门口说话的那个韦今逊。

韦今逊是楚潼城里的一个知名人士，父亲参加过同盟会，如今还有人在国家驻外机构做事，门口邻居隐约知道是驻欧洲某国的公使。韦家虽有着不一般的家庭背景，平日里为人处世却很谦和。

4

几个徒弟帮杨家整理好家什，喝了两口热茶，一阵风似的就全出了门，半道上碰见从外边买了些点心回来的四爷爷。老人劝他们留下，谁也不依，各自拿了一两只，一边跑一边朝嘴里塞。

杨恭清喝了两口刚沏的茶，想起街头上见到的黄继民，转头招呼儿子，“俭平，这会儿天还早，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黄先生？”

父子俩一前一后进进了黄家小店。黄老先生见心爱的学生上了门，特别高兴，摘下花镜，拍了拍杨俭平的肩头，“杨俭平，你这块头简直就是见风长呵，不介意的一下子，就蹿到这么高了，新近功课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”杨俭平在黄继民面前似乎还有点怯。

“说说看，怎么个还好？”

“两门功课，都是五分。”

黄继民听了心里很宽慰，“那好啊！优等生！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我来泡点茶。”

杨恭清接过老人手里的茶瓶，感觉很轻，转身替黄继民放回到柜台上，去，“黄先生，茶就甬张罗了，门口生意要紧。”

“没事的，小店儿平时就这样清清淡淡的，这刻儿太阳已经斜了西，没多少人上门来的。”

“黄先生，今儿来，有句话跟你老人家招呼一下，我家搬到卢府来，离你这边没几步远，平时有什么需要，只管说一声。”

“哪能呢，你是个大忙人。”

“没事的，有什么需要，随时都行。”

见杨恭清刚搬家就带着儿子来看自己，黄继民心里有些感动，“多承，多承你呵，恭清师傅。”

“师母呢？师母近况如何？”

“走了……走了快两年了。”提起自己的老妻，黄继民眼眶有些湿润。

杨恭清一声唏嘘，“啊唷，一点音信不知，这……”

黄继民掏出手帕轻轻抹了抹眼睛，说：“生老病死……自然规律，现在是儿子媳妇照应我的生活。”

“这就好，这就好了。”

“是的，早上出来，晚上家去，中午一餐，小把戏替我拿过来。”

“这一趟，我带俭平过来认个门，刚才说了，你老不要客气，有事尽管交待。打壶开水，热个茶饭什么的，我们随时办。今儿就这样，改天我们再看你。”

“也好，也好，今儿先不留你们父子，家里还不曾弄停当呢。”

杨恭清和儿子正要离去，门外来了黄继民在楚潼中学做老师的儿子黄朗晨，一见杨恭清就热情地和他打起了招呼，“恭清兄！”

“朗晨，你好！今儿怎这么巧的？”

黄继民在一旁笑着说，“哪知道你们两个人原来这么熟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熟识有两三年了，文化馆那边的京剧茶座，我们经常聚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杨家父子走后，正帮父亲收拾东西的黄朗晨想起了一件事，说：“父亲，那恭清师傅，莫不是你以前跟我说起过的那个杨家？”

“你还记得那桩事情？”

“放了课，几个学生在我家院子里玩耍，损了一缸的金鱼，还惹你摔了一大跤，个把星期起不了身的那一回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那一回，朱家的小儿子闯了祸，头一调，手一指，就赖到杨俭平身上。那些鱼，是我的心爱之物，服侍几年了，损掉当然心疼，满眼都是四五岁的小人儿，童言本无忌，我哪知道哪个是真？哪个是假？拿把戒尺就奔了要打……那一回，是我错怪了杨俭平，还把他逐回了家，一连几天不曾让他有课上。”

黄朗晨笑了笑，“还真对不住人家了。”

“是的。养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之不严，师之惰，我还真以为自己得了理，过了三五天，能够走路了，我还上门去，当面责难杨家教子不当……这之后，才知道是我冤枉了他家儿子。杨家夫妻两个做事得体，不曾计较我这个教书的不明就里，无端地得罪人……是个君子人家，是个可交之人！”这件事虽已经过去几年，偶然提起，黄继民还是有些感慨。

5

卢府大门失而复得，大院里知情的人家欣慰之余还议论了一通。

同一个院子里住着的吴士先却很不快活。刚才那一幕，他站在老远的

地方看得清清楚楚，到卢府大院来卸大门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在红专大学学员中，年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，却什么时候都想着给自己脸上添点彩头，今天不凑巧，碰上了杨恭清。

一家人坐在桌上吃晚饭，吴士先许久没动筷子，妻子何玉贞问，“你怎么不动的？”

吴士先没好气地冲了她一句，“甭管闲事！”

“你这人才有意思呢，人家关心你，才问了一句，就这个架势待人，真是不识好孬。”

吴士先脸一沉，再不说话。

何玉贞心里虽有些不悦，转念一想，这个人生来就这么个脾气，兴许今天在外面又有了不顺心的事，看看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，耐住性子想找个话题，朝坐在桌上的婆母问了一声，“前院搬进来的是个什么人？”

没等母亲开口，吴士先抢先答了腔，“水泵厂的，听说玉带河那边就要拆迁，从益恭坊那边搬过来的，一家三代，大小六七口儿。”

何玉贞见丈夫对杨家的情况很清楚，接了一句，“一家老小，看上去都蛮和善的。”

吴士先明显不认同，说：“和善什么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一天到晚七扯八扯。”

“当然。”何玉贞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对丈夫如此关注新来的杨家邻居，话口里还带着一股怨气，心里虽有些莫名，却不愿意再开口了。

“爸爸，你今儿怎么了？”儿子吴桂根，见母亲无端地又受了父亲的气，心里有点不平，吴家几个孩子中，只有他这个惯宝儿子偶尔敢跟父亲说个一两句。

“小人儿，懂什么？大人说话甬插嘴！”吴士先一句话，将儿子也呛到了一边。

吴老太见儿子饭桌上和妻儿较劲，手里的一双筷子不住地在粥碗里拨，眼皮低垂一声不吭。见老母亲明显的不快活，吴士先再也不吭声。

吴家的这顿晚饭，吃得着实有些郁闷。

6

状元桥往东不远的地方有家名叫“茗乡园”的茶馆，在满是老字号的东大街上数它人气最旺。乾隆年一位雅士题写的金字招牌横挂在老茶馆门头，笔墨中带着江北人的几分豪气。进了圆门，穿过耳房，前边便是正

厅，一连五进古屋，全有瓦卷将天井盖上，四面的侧窗将阔大的店堂照得通亮。正厅两边用杉木板隔成一个个雅座，半人高的藏青蓝布帘子悬在门框上，下脚离地二尺高，算它的一道遮拦。

天刚亮，茗乡园早早就开了张。虽然身旁就是稍清静一些的雅座，天天都来的老茶客却不是很愿意进去坐，图的是外边热闹。

少小离家的四爷爷退了休，很快就回到家乡的生活中。大清早在西大街“可可居”茶馆吃早茶，晚上到裴福兴书场听说书。书虽是时听时歇，去茶馆却是一天也不间断，无论冬寒夏暑，阴雨霜雪，茶客们都会看到他高挑的身影。搬到卢府这边来，到“可可居”明显要远了许多，四爷爷自己也觉得应该换个地方了。

四爷爷第一回去茗乡园，立马就有跑堂的上前招呼他。

四爷爷对跑堂的说：“帮我在堂口上找个座就行了。”大家凑在一起，海阔天空地神侃，他图的也是这个味儿。

茶客来老茶馆会各自奔自己习惯坐的位子，彼此默契，不会有人无端地占了别人的座。跑堂的费了点神，在一张方桌旁边找到了朝东的一个空位置，把四爷爷安顿了下来。

和江南的一些地方只饮清茶的习惯不同，江北人是既喝茶，又要吃“茶头”的。刀功极细的黄豆百叶汰去黄沾水，用滚开的沸水淋过，趁烫挤干，抓一撮嫩姜丝，再淋上味道鲜美的浇头，这茶头就成了。把茶头当喝茶的“搭”，茶的滋味更好。

大堂里人声嘈杂，人们七嘴八舌地在议论着小城即将发生的大事情。四爷爷喝着茶，定下神来在静静地听。

“你们有没有听说，楚潼城里要造大马路啦？”

“听是听说过，具体什么情况，我还不怎么清楚呢。”

“现在各家都已经在传达县里的精神了。”

“从东向西，开条大马路。大东门到西城门口，把玉带河全填了，气魄大得很呢！”说话的这位似乎是个消息灵通人士。

“城外大校场那边，才忙了大炼钢铁，城里这边又要造大马路？”

“县领导的那些话，广播里头全播过啦！自古楚潼好避兵，我们这地方，四面都是河湖港汊……这下边是怎么说的？我没记得住。”

还是那个消息比较灵通的接过了话题，他绘声绘色，一口气把领导讲话的主要精神全都背了下来，“意思就是：楚潼是个古城，四面环水，地理位置很特殊。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，南京沦陷了，韩德勤把他的省党部搬到

楚潼来，这么一个小地方，不就图到处都是水荡子？不过，水荡子还是防不住日本鬼子的小火轮……现在全国都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，我们这儿也要大胆解放思想，现在已经是时代啦……机械化时代啦！老是靠水是不行的，不但要把城里的大马路建好，还要把通扬州的公路接上去！”

“乖乖弄滴咚！你老弟倒像是个干部啦，说起话来一套接一套。”旁边的一个茶客听了有些感慨。

“他呀！做教师的出身，什么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。”

“照这样说，我们将来去扬州，直接买张汽车票，半天时间就到了？”

“哪用得着半天？照我看下来，顶多两三个钟头，汽车四个圈子转起来快。”

“这以后就好了，像现在坐个轮船去，要过几道闸，晚上六点上船，明儿早上七点多钟才靠岸，一趟来回，两夜睡不成就。”

县委书记朱玉章的动员精神，在楚潼已经家喻户晓，街头巷尾都在热烈地议论，大马路，将来能开公共汽车，居民点，全是现代化的楼房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那真是多少年梦也没有梦到的好光景！

四爷爷这会儿一个人静静地在听茶客们的议论，感受着他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，见过一些世面的他对此深有感触。年纪稍轻的时候，正逢国难当头，四爷爷所在的长江机器厂因为战争的原因，连夜往内地山区转移。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，人和机器都是昼伏夜行，一路上吃尽了千辛万苦，同仇敌忾的工友们抱着必死的决心，硬是用生命和鲜血保住了机器，将工厂在深山中安下了身。日本投降之后，四爷爷才跟着厂子一起回到南京，原本相熟的朋友，好几个已经在八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死于非命。亲身经历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他对美好未来的期盼，可能要比身边那些乡亲来得更热切。

7

乡下办起了大食堂，城里的居民也跟着享受新时代带来的变化。

为了支持大跃进，让大家吃得更饱更好，街道居委会也办起了小吃部，送货上门为百姓们服务，忙得一头的劲。

天妃街道居委会的曹主任，大清早就带人拉着满满两小车的米饼、油条、糖团、花糕在她的管区里跑，从天后宫转到市河边，又从东寺拉到卢府大院门口。

小车刚停下，堂锣儿便敲打起来。小吃部的东西卖得特便宜，两根分

量很足的大油条，一两粮票三分钱，既方便，又当饱，乐得省心省事。

曹主任人缘好，又肯帮大伙做事情，所以有威信。秋收之前，上面号召赶麻雀，她领导的居委会，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参加，个个出力。面盆儿，铁桶儿，搪瓷把杯儿，只要敲得出声响来的，都给用上了。上头派人下来检查，她管的这一片，连根麻雀毛都看不到。

卢府对面坐南朝北的花粉店里出来一个人，山鸡儿的个头，肚皮上扎一条丈青色腰布，手臂上套一双白竹布护袖，一边跑一边操着腰布擦手，没到跟前就开了腔，“啊唷！曹主任今儿又亲自上街啦？先跟大姐姐请个早安！”伸手摸了摸车上的副食，“乖乖，东西好是好，就是全凉了。”左挑右拣地抽了两块米饼两根油条，“米饭饼包油条，黄鼠狼裹棉花胎，可惜就是冷掉了……算了，今儿将就一下拉倒吧。”

曹主任笑着跟这位打了个招呼，“出炉的时候都是滚烫的，到了这边，就剩温烫热了，一大圈转下来，捂也捂不住。”

这一位还有话，“吃饭不要钱，想了几千年，如今实现了，放开肚皮吃饭呗！这四乡八镇的到处都在开大食堂，一大二公不要钱，这么大的一桩好事情，什么时候也轮到这些街上人？”

听他这话里有些“骨头”，曹主任稍稍留了点意，说：“农村办食堂，是上头下来的精神，一个生产队起码也有个上百号人，集体出工，集体劳动，办了大食堂，生活方便了，劳动效率也提高了。”

“我不是说的乡下，我是说城里，楚潼城里怎么说？”

“这个我一时说不清楚，城里这头，上面好像不曾强调‘一刀切’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曹主任啊，什么时候城里也来个‘切一刀’？”

曹主任知道这个人的秉性，淡淡地笑了笑，带着人跑下家去了。

缠住曹主任不放的这一位，名叫汪友年，是北城外汪家染坊的三儿子，如今在卢府对面的花粉店讨生活，是个极聪明又有心眼的主儿，大事小事，他都掂量得很清楚，人生得算清爽，说出来的话却总带着点酸酱味。

花粉店，虽也是公私合营，其实只是个名义，隔三差五地虽也从扬州批发回来一些雪花膏、百雀灵，从早到晚其实没多少化妆品的生意做，店里主打的是汪友年拿手的花鸟画屏。给他当下手的，是他的妻子徐珍。汪友年精明能干，算盘打得好，手脚来得快，待人接物又很到位，是花粉店的主心骨。只要到了店里，他就手不停脚不住地忙，用油漆在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上描画好福禄寿喜、合和二圣这类图腾。漆画风干之后，玻璃背面贴一圈锡箔纸，涂一层水银，再配上踩了线脚的镜框子，就成了一幅漂亮的镜子

画屏。

乡下人家结婚、生子、拜寿、贺搬，都喜欢到这边来买了回去送礼，既喜庆又拿得出手，生意年复一年地做得很红火，汪友年在这小小花粉店里也越发的神采飞扬，有时甚至还有点跋扈。

同事们平时都让他几分，私底下唠叨，“你们哪个有老汪那点本事，说不定也是这个派头。”

姓许的师傅在店里说话稍有点影响，自打和汪友年同事，他很快就领教到这一位的能耐，“是的，谁叫你们一年到头只能吃软饭的？老老实实跟在后边干活算啦。”

汪友年对这些闲话心知肚明，却不去烦恼，也不声张，多次向同事表白，他是一心一意领着大家忙生产找生活的，做事从不讹错半个子儿。

汪友年自己虽这样说，同事却不以为然，私底下还是在说，“甭看他嘴上说得漂亮，其实，他另外有自家的私活呢，下了班回去，家里那头还有一摊子等他忙呢。”

8

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又到楚潼来说水浒，东寺西边的裴福兴书场随即热闹起来。

王先生每年都要来一两趟，说水浒他有四个本子，除了“宋十回”，还有“武十回”、“卢十回”、“石十回”，说的是梁山好汉宋江、卢俊义、武松和石秀。四个本子他轮番地说，来一趟楚潼只说一个十回，说完了就换场子走人。

楚潼是施耐庵的家乡，水浒传里的人物和故事，男女老少都很耳熟，要打动这些听众，原本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王少堂的口才一流、说表细腻、形神兼备、张弛有致，加上每到楚潼说书都特别留意，说者用心用力，听者入境入戏，到了关键的时候，王先生分外来神，听书的众人更是情不自禁地喊好。

裴福兴书场早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办。合面两进的一座高屋，朝西开着一对皂色大门，门边上挂块牌子，上写“裴福兴”三个墨绿色大字。大门右手西南角上，支着一只四汤罐的老虎灶，两个大甑子，大清早注上半开的水，过了午饭就热气腾腾地忙开了，打理老虎灶的裴家两口子，还顺带卖些香烟瓜子薄荷糖，一直忙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打烊。

书场朝南的正厅，放着十来张八仙桌，四面围着方凳。与正厅相连的

东厢房另外还有加座的十几张条凳。正厅北墙上，高高开着几樘侧窗，再大的块头，一人一举手也摸不着它的窗沿。正中一扇窗下，铺着五六尺宽的一张台子，前边放着蒙了紫红台布的小案子，后边立着一张高靠背椅子。台面离地虽只尺把高，却足以让表演的艺人高出听众半个身子，身段和神态，坐在下面看得一清二楚。

这会儿还没有到点，王少堂的徒弟正在台上暖场子，“……再言强氏大娘，见老爹出去，她就起来梳梳头，净净面，用刷子把个头刷得光踏踏的，头上插一支鎏金洋纹的金簪儿，耳朵上戴了一对金环子，手上戴了一副纹万字的响镯，足下穿了一条白绫袜套，漂白布的裹脚，套一双宝蓝倩皮的缎子鞋，上尺量，二寸三分半，紧紧的，一点都不歪！”

这徒弟得了王少堂的真传，功夫已经不浅，一口正宗的扬州白话，说得跟他师傅没什么来去，这会儿说的是评话《清风闸》，这段子又名《皮五辣子》，放在往常，大伙儿定是全神贯注，笑声不断。这时候，台下的动静却跟往日大不相同，好多人在交头接耳，叽叽喳喳。

台上说书的不知道台下的听众是在议论城里马上就要修马路的事，毕竟是跑码头的，心里虽有点烦，见多识广的他也不在乎，管你听是不听，还是一板一腔地朝下说，“强大娘身子苗条，瓜子面，一对双箍眼，柳叶眉，樱桃口，糯米牙如水银一般。腰下紧了一条松花绿的裤子，上身是一个大红兜子，套了一件白绫小褂，外穿大红洋绉褂子，又加了一件小羊皮的玉色绫面皮袄……”

“某人哎！城建科贴的那个居民点规划，你可曾去看过？”

“看是看过回把了，就是不怎么懂。”

“怎么又不懂的？”

“画的那个立体图，我看下来心里还有点数。那个平面图，我就弄不清东南西北了，绿一个格子，黄一个格子的。”

“我原本也不懂，请对门宋家侄少去问他同学，才有了几成数。那片居民点，分东西两大块，路东是楼房，路西是平房，一排一排的，好是蛮好，就是没个院子。”

“没得院子没事的，这些年了，楚潼城里不曾听说哪家挨偷挨抢的。”

“听人说，苏联老大哥，家家都是住的楼房，叫什么名字的？是不是叫公余阿？”

“不叫公余，叫公寓！寓，宝盖头下一个禺字。”

“嗯，这是个冷字，它认识我，我还不认识它呢。”

“乖乖！这么说我们将来也不简单呢！”说话的其实压根儿还不知道所谓的公寓是个什么概念。

.....

“什么时候搬家啊？”

“快了，我想先搬到我家姨娘那边去，老的一个，住四五间呢，先过渡个年把时间，等居民点建成功，随即搬过去。”

“这倒不错。”

“你家呢？”

“我还没找好。北城外有个人家房子空着呢，可是小朋友上学太远，还在找着呢。”

.....

“拍！”猛的一声，说正书的王少堂登了台，一声止语，叽叽喳喳的声音立马消停了下来。不是他手里那个二寸长的木头疙瘩管用，是听书的人待王先生特别的客气，场子里再听不到一点杂音，王少堂瞅着台下的动静，定下神来把他的书往下说，“昨天说到武二爷手上那把剔骨尖刀的来头，这刻儿潘金莲这淫妇，心口里被武松一双铁手是勒得紧紧的，丝毫动弹不得，浑身上下就像是在筛糠一样！”

台上的王先生全身心地在看书，台底下和拆迁有关联的听书人一边听着心里一边在盘算。在他们心里，拆房子，开马路，都是为老百姓好，既关系楚潼的大局，又关系自己的新生活，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。

9

县人委关于拆迁的决定很快就向市民正式公布：大东门到西城门的玉带河全部填平，建一条六十公尺宽的大马路，一步到位，中间开汽车，两边盖大楼，把它建成楚潼的“长安街”。

原本不到六丈阔的玉带河，全填掉也不够规划的宽度。红线划下来，截弯取直，把沿河两岸的房子全拆掉，碎砖瓦砾用来填河。原先的住户，投亲靠友或是自找房子腾空，半年后让拆迁户搬进新居。

拆房填河以非常高的效率推进，玉带河两边的民房和商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腾空，没一户人家给拆迁工作组添半点麻烦。

住户前边搬了家，卸门窗的后边就进了屋。拆房子的气势很大，速度也奇快，有用场的深墙大院，在门上画个红圈做记号，建筑站组织工人按常规拆。没什么大用场的老宅子，不管是哪个年代的，用粗硕的麻绳朝中柱

上一套，一二十个人一起发力，整幢老屋轰然倒下，腾起满街的飞尘。放倒的房子，只拣立柱、檩条这些有用的旧房料拖走，其余的都推到河里去。

玉带河很快就被分隔成一段段满是浮灰的黑水，一些地方已经被填平，路上的行人都被灰呛得满鼻子灰，天天巴望大马路早一天开通的楚潼百姓却不在乎眼前这点烦恼。

单靠拆房子的建筑垃圾填不满玉带河，有人向县领导提出建议，把小城四面的城墙全部推平，这城墙既然已经废了，搁在那儿妨碍将来的建设，不如变废为利，为民造福。

这样的主意，领导当然要听。拆城墙的动作更大，场面也更加壮观，工厂、企业、单位、学校都被动员了起来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轮番参加义务劳动。为家乡建设出一把力，成了全城百姓的共同心愿，填河的进度更快。

小城上空到处弥漫着拆房子拆城墙扬起的尘土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颜色更加火红，晚霞透过轻雾般的飞尘，映衬着众多劳动者忙碌的身影，在匆匆而过的人们眼中，这是最美的一道时代风景。

10

熟悉黄继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有血气的人。

日本鬼子占着楚潼的时候，黄继民在离城二十几里的湖北庄坐馆。某天回楚潼，在北城门口为一家老小打抱不平，被为虎作伥的“二黄”一枪拐子击碎了左颧骨，在脸上留下永远的一个凹塘。从那以后，黄继民再不下乡，在靠近天则居的家里开了个私塾，除了教国文，还教孩子们唱古曲，念书的小孩，平日唱得最多的是那首《苏武牧羊》。

黄继民的私塾一直在城里挂头牌，缘于他为人正直，博学勤思和严谨治学。

前些年，国家大力兴办公学，楚潼的私塾都陆续关了门。黄继民不愿意在家等老，执意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与湖州的旧友联系后，在卢府大院斜对面盘了一间门面，做起了笔墨纸砚小生意，还置了些做毛笔的器物，半生半熟地照着湖州人说的那些要领，在店堂里自己揣摩。

这会儿黄继民坐在水盆前，手执角梳，攥着脱了脂的黄狼毛在水里反复梳洗，眯着一双花眼精心挑选，按照色泽、锋颖的好孬，拼成一块块毛片，整齐地码放在水盆上搁着的小木板上。站起身来捶捶后背，稍稍歇息片刻，再次坐到水盆面前，顺着毛片的方向将断头无锋、曲而不直的杂毛一根根剔除。